捫蝨新話

潮溪先生小傳

陳善字子兼福州羅源縣人王温天資穎悟九齡能暗誦五經甫弱冠遊郡庠泮教得其所為文大驚異之曰崔蔡不足多也時閩文學甲他郡歲大比試者至十萬人子兼獨步稱雄場屋中名震一時老師鉅儒皆為之傾動紹興間為太學生所與遊者天下名士時秦檜當國子兼慷慨言論慕何蕃陳東之為人嘗力詆和議為非是不徇俗俯仰浮湛有司心雅惜子兼畏權臣卒不敢取以故不屑効一官子兼亦不以得喪喜戚動其心拂衣竟歸杜門讀書自孔孟氏

至子史百家佛老陰陽卜筮農圃之說無不精詣或焚香默坐日不出戶無幾微見於顏面宦情世故澹如也所居有小溪與潮合流因自號曰潮溪所著書詩文甚多經殘燬散逸惟捫虱新話行于世子兼嘗墮圍城中有談新話者子兼因與謂言而不知其為子兼也遂得脫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子兼之所蘊彼惡知之彼惡知之

丙寅歲予由海道將赴行在所未至而遇颶風船壞盡失平日所業文字既而於知友間收拾遺逸外得所著捫虱新話十纔可五六讀之恍然遂見舊物頗傳寫謬誤所未暇正戊辰春以三上不第薄游姑蘇無所用心因就加刊削得一百則謄錄於此以備遺忘紹興己巳正月二十一日羅源陳善子兼題於 下闕

潮溪先生小傳

子兼書 閩清謝業夕局古南渡後如此書者罕見是用寶之

捫蝨新話卷之一

宋　羅源陳善　著

明　海虞毛晉　訂

經類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

吾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令人未嘗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

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證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

嚴如此顧佃設教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攷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云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耶

歐陽公信經癈傳

余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常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中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

趙盾許止其眞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眞狩矣秦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武王即位三十一年　武王八十三即位九十三而終安得三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三傳雖時有疎脫然或當時師傳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云滎河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

繫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鄭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公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而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人遂以意度之夫豈勝億說哉歐陽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

執文害理信經廢傳之過

王荆公說新經穿鑿

李長吉嘗語余昔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荆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譬如釋迦十大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末

論成湯帝堯且論眘在在眘諸所穿鑿類皆如此予竊不取

王荆公新法新經

王荆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不以爲然二蘇頗有論列荆公於三經新義託意規諷至大誥篇則幾乎罵矣召公論眞有爲而作也後東坡作書論解又矯枉過直而奪之至子由晚年似知役法不可盡廢故謂司馬公爲不曉吏事然亦自一出一入

其作東坡墓誌載役法一事似是後來飾說荆公嘗曰吾行新法終始以爲不可者司馬光也終始以爲可者曾布也其餘皆出入之徒也然免役法至今行之民以爲便何終不可之有予觀荆公要是一世異人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嘗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至今晚生小子亦隨例譏評至厭讀其書葢非獨不喜新法也山谷嘗有和贈張文潛詩曰荆公六藝學妙

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譬如學捧心
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爲力別否元祐諸公
惟此一人議論稍自近厚可想見其遺風

王荆公新經字說多用佛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家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
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解云土以爲
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
名不立此語比舊時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

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曰但念空無作楞嚴經云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葢用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正能追者乏而從之搔手能搔搔所搔將何以能入爲柯所入爲柯之類此能所之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舍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住無滅於此證中無能所者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吾書中本無此語予甞與坐客謂此因舉古尊宿陳睦

州常與一士人對話其人盛稱字學睢州乃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睢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得這箇否客又罔措

楊龜山三經義

楊龜山立著三經義辨以譏正王氏當矣然不作可也

孔子誅少正卯春秋不書于經

少正卯之誅不見于春秋或者以爲非卿故不書非也孔子之作春秋正以道不行故用空言以寄褒貶耳若少正卯之誅則其志可以少伸賞罰之權可以復振空言何用哉使三百四十年事事如此春秋雖不作可也何少正卯之足書云

東坡尚書傳

予居永嘉嘗與陳元智共論蘇東坡書傳至顧命

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嘆訝久之予曰唐呂諲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同門下省上元初知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哀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死猶有召公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

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且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葢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枘鑿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面會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亦非可以搏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為樂乎

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

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聯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一撫掌

舒州教官言易

予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嘗與教官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官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官答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道在陽而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如何是陰陽

不測之謂神答曰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守甚喜其語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自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林元齡說易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者以卜易而善言易葢

肯與論爻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千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玄遂有踦羸二贊葢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太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或以歷數或以卜筮葢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則非聖

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朱先生易圖

朱先生易圖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伏羲圖乾與坤對艮與兌對震與巽對離與坎對文王圖則乾位西北坤位西南巽東南而艮東北坎離震兌各居四方其說本易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說伏羲易也帝出乎

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者
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坤也者地也兌正
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艮
東北之卦也此說周易也予以爲不然夫八卦自
是有定位非聖人所與豈有伏羲文王之異如以
說卦天地定位爲乾與坤對山澤通氣爲艮與兌
對雷風相薄爲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爲離與坎

對遂別之爲伏羲卦圖則雜卦所謂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亦是卦卦相對當又爲孔子卦圖乎予不取其說

禮記蒲盧

鄭氏禮記以蒲盧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蘆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葢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藝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

其所無事也此説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盧郭璞云即細腰蜂也俗呼蠮螉今以蒲盧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遯齋閒覽又以蜾蠃蠮螉蒲盧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窠者爲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不知遯齋何所據而言此酉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蠮螉蓋好窠于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即與遯齋所謂蒲盧無異又別一種云顛當

窠淡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則又似所謂蠮螉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呼爲蠮螉云

蒲盧蒲葦

沈存中說蒲盧爲蒲葦予甞辯其非是後讀陸氏爾雅云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且引中庸政猶蒲盧之語謂蒲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謂之蜾蠃又引本草云匏類小者名瓢瓢取諸瀌芦取諸蒲蒲善浮詩所謂不流

束蒲者也其說以匏瓢壺盧蒲盧爲一類故在釋草部中爾雅又云螺嬴蒲盧細腰壺之有盧者也楚辭曰玄蜂若壺取是焉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葢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擬於地道敏政之語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螺嬴蒲盧之義

中庸非全書

予舊曾爲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

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王周公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為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尤不可曉按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此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而示門人

曰其甚易如此耳弟子因而記孔子所謂示諸斯者是指其掌也今中庸乃言治國其如示諸掌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當有闕文燕居又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此知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毛詩三百篇皆被弦歌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
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耳琴中有鵲
巢操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
作詩皆以歌也又琴有古人之雅琴頌琴者蓋古
之爲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耳雅
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豳風兼雅頌夫歌
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
舞漢高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

遂有大風起力拔山摽蓋以始語名之耳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如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逸詩不教讀不見取於孔子

逸詩見於論語如素以爲絢兮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皆聖人以其言不合理而去之者即此可見當時删詩之意子夏曰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
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比禮夫君子不可斯
須去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理
者惟子夏知之故曰起予者商也謂於聖人有所
發也今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是孔子因而刪
之矣唐棣之詩人以比兄弟唐棣之華萼上承下
覆今乃偏而相反以喻兄弟相失室以喻其所處
作詩者言兄弟豈不相思今乃相失如此以所處

之遠故也夫兄弟之愛天性也豈以遠而不相好乎此尤害理者故孔子從而止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於是取而不取孔子於逸詩所不取之意見於論語者如此則其他可以類見也今詩傳所載逸詩抑又何限惟琴書載衞女之詩所謂思歸引者獨見全篇云涓涓流水流于其淇兮有懷于衞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軻何辜兮離厥茨予觀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之言

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知逸詩之言有類於詩者多矣惟其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耳或者嘗疑古詩三千餘篇今存者三百五篇而已孔子雖刪詩安能十去九乎以論語及衛女之詩考之則孔子不取之意蓋如此夫石鼓之文猶不見於後世況其他乎

詩之亡者六篇皆笙奏

詩之亡者六篇魚麗之後亡其三曰南陔白華華

黍也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後亡其三曰由庚崇丘由儀也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毛氏注謂遭戰國及秦世而亡之也故其詩不傳然六篇之亡皆是一處不應中間有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按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者皆於笙奏之然當秦火之先何此六笙詩獨亡周舍甫份曰

不然所謂亡其辭者亡讀爲無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本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笙與歌之異也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毛氏云新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商份曰此亦非也管與笙一類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然以予考之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謂之賦則非無辭矣故後漢明帝養老

亦取歌焉明帝去孔子删詩之世未遠必得其辭故得以播之詠歌葢未有有詩而無辭者今逸詩見於經書者又有貍首驪駒二詩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其下文云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其體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鄭氏以此爲貍首之詩辭也前漢江公謂鼓吹笙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頴注云其詩曰驪駒在門

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則驪駒詩亦非無辭也以此知六笙詩必皆有辭而亡之當如舊說然獨六笙詩亡則謂份之言葢得之鄭樵樵博聞士也姑著其語以俟參考

鄭康成以周禮學箋毛詩

詩人之語要是妙思逸興所寓固非繩墨度數所能束縛葢自古如此予觀鄭康成注毛詩乃一一要合周禮定之方中云騋牝三千則云國馬之制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制采芑云其車三千則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乘亂羨卒盡起甫田云歲取十千則以爲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樸棫云六師及之則以爲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伍師爲軍軍二千五百人如此之類皆是束縛太過不知詩人本二時之言不可以一一牵

合也康成葢長於禮樂以禮而言詩過矣近世沈存中論詩亦有此癖遂揭老杜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爲太細長而說者辨之曰只如杜詩有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世間豈有萬丈城哉亦言其勢如此耳予謂周詩之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嶽峻豈能及天所謂不以辭害意者也文與可甞有詩與東坡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稍萬丈長坡戲謂與可曰竹長萬丈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硏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坡從而實之遂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室庭影許長與可因以所畫篔簹偃谷竹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此可見詩人之意若使存中見之無乃又道太細長耶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

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
語其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
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
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
遠之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

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始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葢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

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爲四
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説亦可葢
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
由也喭此四句亦必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栁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至我則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此又是一章文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爲一章若然則柴也愚參也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蓧丈人處併而爲一也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兹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爲誠然者子曰賜不

受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也故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且復傳之貨殖乃云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莊子葢寓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貨殖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倀倀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

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學者皆指爲輔相之相則誤矣

道人說論語

林邦翰爲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食宿頗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者示其動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

聖人豈徒爲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孟子難讀

孟子之書有言而可爲萬世用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

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
笑不自量者耶

孟子莊暴一章

孟子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此
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如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
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
此樂乎則所言皆主於行樂而已豈暇論禮樂哉

及孟子問王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則其心不能無愧于孟子也而孟子謂王苟能與民同樂則雖好樂無害也蓋孟子與王言所以因其勢而利導之每每如此王曰寡人好貨孟子曰昔者公劉好貨王曰寡人好色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王曰寡人好勇孟子曰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王曰寡人好世俗之樂孟子又曰王之好樂甚則齊

其庶幾乎所謂其應如響其實陽開而陰塞之也
鼓樂與田獵所以爲樂者也此一章惟鼓樂當爲
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
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其類乎或曰若
以爲悅樂之樂則云先王之樂世俗之樂何謂蓋
齊王嘗曰吾何脩而可比於先王觀也栁子厚於
非國語無射篇嘗引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說曰吾
以孟子爲知樂乃亦承襲之誤耶

孟子文字最爲巧妙

文章鋪敘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乃爲盡善葢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是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

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何如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

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浩四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

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汚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布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伏湏洞洶湧而觀者竦然盍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耶

捫蝨新話卷之一 終

捫蝨新話卷之二

史類

左氏載楚右尹子革語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肾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暾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弑君劉暾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

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章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章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瞰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爲鯁直何耶

左氏傳會論語

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左氏曰小邾

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足取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曰裨諶謀於野則獲蓋以草爲草野之草且其所敘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爲正

司馬遷淺陋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

宰我與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予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踈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辯証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所不爲而不謂之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産惠人也孟子因之故

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
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
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孔
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
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
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裨諶
謀於野則獲其後楊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

曰君子不器揚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史記不載齊宣伐燕事

齊宣王伐燕見於孟子而史記無其事齊世家惟湣王時伐宋亦不言伐燕也燕世家乃云燕王噲立三年聽蘇代言以國讓相子之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

怨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與沈同問答事同此伐燕乃湣王也燕王噲之立當湣王之四年噲亡而昭王立昭王二十八年燕與秦楚三晉五國共擊齊燕獨入至臨淄取其寶器湣王謀走莒此則孟子所謂諸侯多謀救燕伐寡人者也皆湣王時

事孟子游齊梁當知其詳其自著書不知緣何誤爲宣王退之曰軻之書非軻自著其徒相與記所言焉耳意其以此故誤耳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

唐史稱房杜不言功予謂此乃庸人鄙夫持祿固位者得以藉口也爲人臣而不言功將何言乎堯之於舜也曰底可績舜之於禹也曰時乃功舜禹未甞不以功言也稷有播種之功契有敷敎之功

皋陶之功在於明刑后夔之功在于典樂伊尹以伐夏救民爲功周公以制禮作樂爲功此數君子未嘗不以功言也下至蕭曹丙魏皆非無功豈房杜獨無可言而得稱賢相乎爲相與用兵異故子房無智名無勇功者兵以密爲機故也今史之稱二人也既曰玄齡善謀如晦能斷矣又曰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豈謀斷非其所致之蹟乎若夫世之庸人鄙夫阿意求合日復一日歲復一

歲不聞施設將與草木共盡此孔子所謂斗筲之徒何足算者也而猥以藉口輔相彌縫藏諸用不知其誰欺乎

唐史贊有相反處

唐史贊自有相反處于志寧高宗之時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與魏元忠韋安石在昏主側臣閒不一引手搘奸邪亡誅一也而贊乃謂志寧知雖死無益而以魏韋爲鄙至贊韋處厚則又謂穆敬文

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爲以堯事君此相反也張巡守睢陽食愛妾與劉昌守寧陵斬孤甥一也而贊乃謂昌無罪而斬其甥士心且離不祥莫大焉至以杜牧所稱巡遠陷睢其名傳昌全寧陵而事不得暴於世爲牧未之思此相反也葢鄙魏聋取處厚則志寧不免爲佞臣以昌斬孤甥爲不祥則巡食三萬口不得爲美事此是則彼非不知史臣之意何在

捫蝨新話卷之二

捫蝨新話卷之三

子類

莊子寓言無實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此莊子寓言也而後世信之東坡居士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爲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爲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

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予以爲不然
雄之言葢出於史記太史公曰堯將遜位于虞舜
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
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
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耻之而逃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足以稱焉太史公
好奇多愛而不取許由之說何哉予觀莊子言堯
舜又以天下讓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又言堯

之師曰許由由之師曰齧缺缺之師曰王倪倪之師曰被衣此其人名字與子虛無是烏有無異凡莊子所言若孔子見老子猶龍之語皆無其實不可信

揚雄不知性與心

揚雄不獨不知性亦不知心誰謂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却不似莊子之言曰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則是此心大於天地天地萬物固不逃於鑒照者又豈待潛天地而後測天地乎雄惟不知心故亦不知天地以心爲二於天地此雄之陋也楞嚴經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當知虛空生汝心內觀諸世界在虛空耶肖之言正與此語合

揚子法言太玄經

揚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眞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

作輟爲政者核其眞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鴆之不可傳翮也學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鷙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志在於譏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吴楚僭王顧非僞乎此目睫之論也

韓退之謂荀楊未純

韓退之謂荀楊爲未純以予觀之愈亦恐未純葢

有流入異端而不自知者愈之原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乎情而非性則流入於佛老矣原人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則流入於墨氏矣原道非莊周之剖斗折衡而著論排三器則與莊周何異此則愈之未純也可知愈闢佛老而事大顛不信方士而服硫黃未足多怪

蘇子由解老子與佛書合

蘇子由作老子解多與佛書合亦時用其語當是

先看佛書知其旨趣故時時叅用耳其與釣會道全語自謂得之佛書予嘗恨歐陽公文章議論高出千古而猶未能免俗惜乎其不看佛書也子由又嘗與子瞻語子瞻以其所解老子比詩春秋傳古史差不及此亦是子由於佛書未能自得故雖用其意而時有牽强此三書言古今之迹自是不及故屢曾刊定屢質之子瞻晚年多得子瞻一言方肯自信予觀黃魯直嘗讀列子便謂普通年中

事不從葱嶺傳來使魯直不先看佛書亦安知此書之妙

捫蝨新話卷之三　終

捫蝨新話卷之四

讀書類

前輩讀書類皆成誦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且皆有薦拔也蔡莫適所與即謂曰能誦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言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

滅裂艾愼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成侍讀侍講矣闔坐大笑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葢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

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雖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雖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也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貪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古人讀書滅裂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能定其高下乎劉琨詩云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盍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昔者顏回嘗睎夫子矣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

睎之有其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誦僖歆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解義類附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字義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楚辭曰玄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匏不材供濟于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

也莊子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遯翁說壺如環非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吳世英嘗語予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